

毛詩正義

1

2

3

4

5

毛詩正義卷第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鴻鴈三章章六句至其所焉 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令還歸本宅定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為築宮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

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二句是也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爲始先陳王殷勤於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爲節文之勢故不同也 箋宣王至是務 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眾民爲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

明其王先招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
集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太誓
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
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
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宣王之所爲安集萬民
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 鴻鴈至鰈
寡 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忌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其
羽爲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
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
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
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旣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己曰

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
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
附也王命己己當行焉 傳大曰鴻至寒暑 正義曰
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
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
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並言之此
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
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
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
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
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 箋侯伯至美焉 正義曰

傳既以之子爲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子爲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覘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狩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卽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

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卽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二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爲王使也是時民旣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令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脩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

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通矣
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
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 箋可憐至
依附 正義曰以下別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
也以貧窮無財宜調餼之調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
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爲類同在哀此
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
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
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調餼之言
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

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至安

宅 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

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於家中亦

得其欲也萬民所以得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

壞滅之國微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

又言侯伯卿士勸己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

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己故陳其

辭而美之 傳一丈至爲堵 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

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

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

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 箋

春秋至六尺 正義曰傳以一丈爲板鄭欲易之故引
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
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
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旣引
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
經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
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
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
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
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
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

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庭燎三章章五句至箴之正義曰因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旣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敘以示法

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未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未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 箋諸

侯至早晚 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

者以其篇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
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卽箴也卒
章是朝之正時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
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爲美矣且依時
而朝未足爲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問之則非禮故
知此卽爲箴也 夜如至將將 正義曰宣王以諸侯
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
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
於時卽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
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鏘鏘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
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 傳央旦至大燭

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古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

之大事供蕢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箋芟末至雞鳴時 正義曰箋以傳云艾久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

刃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爲本以過爲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夜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爲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币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币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譖佞皆規王使爲善也

箋規者至盡規 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
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
言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
廉隅猶人之爲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
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
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
亦取恩親之義 沔彼至父母 正義曰沔然而滿者
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人於海小就大也以喻
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
何爲今更不然歛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
止則止飛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

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爲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爲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爲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 傳水猶有所朝宗 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爲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

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主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 傳邦人至父母 正義曰尙書云我友邦豕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爲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總責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箋云自恣

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彼至弭志 正義

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強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馱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與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爲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爲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 傳言放縱無所入 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

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
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
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歛彼至其興 正義曰歛
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
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
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
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爲詐僞之言使人見怨咎
者安然莫之肯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
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
侯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益不守法也此篇
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

上欲規王令禁察之 箋好詐至怨咎 正義曰詐僞
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
辭鬪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正義
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
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
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觀經而異文 鶴鳴至爲錯
毛以爲言鶴鳴於九皋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
處九皋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
朝廷之間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
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
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

興人有能深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
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
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
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樺
我所以觀焉以興我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
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
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
人所觀又佗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
興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
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
王者雖以天下爲家畿外亦得爲異國也 鄭唯次二

句爲異餘同 箋皋澤至鳴聲 正義曰鄭以一鳥不
鳴九澤而云九皋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鐘
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
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
野聞其鳴聲陸機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
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
夜半鳴故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
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
之 傳良魚至在渚 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
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 箋此
言至則出 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

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
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傳穀

惡木 正義曰以上檀梓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

惡木也陸機疏云幽州人爲之穀桑荆楊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
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澤其裏甚
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祈父三章章四句 正義曰

經三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舉此以刺王也 箋

祈父至畿同 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爲司馬故言其所
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
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

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管之。猶人管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墀。置之空墀。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則殺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爲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尙書作圻。祈父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

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爲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
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
箋此司馬至之士 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
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
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爲祈父非獨詩也若疇
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
主封畿之事與此同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
又解祈父爲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
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
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
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

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
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
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
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
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
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卽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 傳宣
王至爲敗 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
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卽位四十
六年而崩是末有姜戎爲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

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自爲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 箋我乃至之士 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當爲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有虎士

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楛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力虎賁之徒旣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

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爲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

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至尸饗 正義曰上恨身
無所居此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
人汝若聰慧何爲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
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孰食以奉父乎 傳孰食曰
饗 正義曰對例則飪爲孰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
明孰食故可陳也 箋已從至供養 正義曰千畝之
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
食者時王室旣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
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
饗謂陳饗以祭恐養不及親彼爲論饗餼生死不爭此

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 白駒四章章

六句 皎皎至逍遙 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

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

我場中之苗我則繫絆之維持之謂絆繫其馬留其人

以久今日之朝旣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遙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

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

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 傳宣王至繫絆 正義

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

與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

十八年左傳曰韞鞞鞅鞞杜預云在後曰鞞則繫之謂

絆其足維之謂繫勒也 箋食我場中之苗 正義曰

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

人注云場築地爲墀季秋除圃中爲之此宜云圃而言

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

夏亦名場也 皎皎至遁思 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

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

得見之也既願而來卽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

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

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

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

之辭也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 傳賁飾

箋易卦至白色 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
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爲山離爲火故言山下有
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
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
天地之文交相飾成賁賁然是也此賁賁必爲賢者之
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爲馬之
貌賁不宜爲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至遐
心 正義曰言有乘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
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戒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
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
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

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
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
遂疏已故以恩責之冀音信不絕 傳空大 正義曰
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爲大柔
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
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爲不知所適之辭者以
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
谷故舉以爲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其所在也 箋毋
愛女聲音 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黃鳥三章章七
句 箋刺其至不固 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爲夫所出
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

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爲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至邦族 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

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
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逃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
無居我之室無得噉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
噉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
知必棄已卽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
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
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
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卽他邦也
不可至諸兄 毛以爲婦人旣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
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
之兄家也 鄭唯不可與盟爲異 傳不可至之道

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
闇昧於三綱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去
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 箋明當爲盟盟信 正義

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
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其盟也若是明夫婦之
道其明與否夫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
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
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
盟復背此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
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 傳婦人有歸宗之義 正義
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

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
碁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碁也此以諸
兄爲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
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
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我行其
野三章章六句 箋刺其至之俗 正義曰凡嫁娶之
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
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爲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
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
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
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

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
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
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寬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
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豐年而有此
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媵是
當時不備禮而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總一
國之事而爲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至
邦家 毛以爲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
蔽芾然樛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
無行不信之惡夫旣得惡夫遇己不善乃責之言我以
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勅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爲

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鄭唯上二句記時爲異餘同 傳樗惡木 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爲薪是惡木也毛以秋冬爲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 箋樗之至責之 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思汝老父之命 箋遂牛羶 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羶

不思至以異 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
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爲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
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
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
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 傳菑惡菜新特外昏 正
義曰陸機疏云菑一名菑幽州人謂之燕菑其根正白
可著熱灰中温噉之饑荒之歲可烝以禦飢昏姻對文
則男昏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 箋不以
至媵之 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
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
妾是有姪娣爲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

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宵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爲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宵媵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斯干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章章五句六章七句七章五句八章卒章章七句 正義曰作斯干詩者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旣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王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

亦脩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孔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脩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旣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旣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爲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

以兼之也 箋考成至先祖 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
行者卽秩秩斯干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殷
眾而皆佼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卽下三句是也宣
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
寢築作旣成其廟則神將依焉則而以禮豐塗之其寢
則王將居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
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
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旣爲豐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旣
爲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爲成故
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說文云豐血祭也賈逵云殺而
以血塗鼓謂之豐鼓則豐者以血塗祭之名雜記下曰

成廟則豐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
羊血流於前乃降是豐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
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豐以豶豚爲落則又一
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豐
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
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是也據經
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豐廟之文鄭云而豐
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爲築宮廟廟成必當豐室尙燕樂
明廟豐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豐寢成則考此序言
考室箋得兼云豐廟者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
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

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豐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豐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至猶矣 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也民旣豐富

得以生長故其民眾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眾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 鄭唯無相詬病

爲異餘同

傳干澗

正義曰釋山云山夾水曰澗不

訓干爲澗正以秩秩宜爲流貌斯干其秩秩連文與南山相對故知干爲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旁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爲舊停水處與此異也

箋國以至深山 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爲體正謂民間饒足非聚材於官民取官材也 箋言時民至茂矣 正義曰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

竹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凋故以爲喻其實竹
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故貫
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 傳猶道 正義曰釋詁文
箋猶當至詬病 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
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
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也角弓曰不令
兄弟交相爲瘡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瘡聲相近故
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至爰語 毛以爲
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
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寢羣室皆
作之也作之旣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

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兼
云先妣 鄭以爲宣王既已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
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
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比宗廟
路寢之室爲南其戶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
言築及百堵之戶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
戶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
韻以言耳 箋似讀至先祖 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
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尸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
直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已師徒
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

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旣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
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爲先故知巳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姜嫄
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
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護以享先妣舞大武以
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
而特立廟矣閼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
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
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諡則后稷文武兼親
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
之文兼通諸廟也 傳西鄉戶南鄉戶 正義曰傳不

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
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也故孫毓
云猶南東其畝 箋此築至南戶 正義曰以上爲立
廟故此爲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
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
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
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
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禮
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髻於室而喪
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
子括髮在房婦人髻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髻

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

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

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旁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爲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旁是四方旁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

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
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
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禋是也顧命成王崩
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
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
制度及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
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
宮室尙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
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
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
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

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旣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箋於是至安樂

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約之至攸芋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厯厯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旣投土於版以杵椽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羣寢旣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

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 鄭以爲總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爲異 箋約謂至。搯土 正義曰縣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裓也此椽之橐橐猶縣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爲用力如椽杙之椽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椽謂搯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搯使平均然後椽之也搯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 傳芋大 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旣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 箋芋當至覆蓋 正義曰芋當作幬讀如亂如此幬以聲相近故誤耳幬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爲君子所升攸寧爲君子所安則知此爲君子所覆故

云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反以類上去鳥鼠
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至攸躋 毛以爲言宮室之
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
之舒其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
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
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跂翼則
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
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
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 鄭以此章主論宗廟
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躋
言升祭爲異耳 傳棘稜廉 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

三十一
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此名 箋棘戟至翼時 正義

曰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
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
者左手附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
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
鳥獸希革注云夏天期效鳥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
夏暑毛希皮革露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
而言革解其言革之本意 傳躋升 正義曰釋詁文
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 箋伊洛至之時 正義曰伊
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
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爲文鳥如此色者希

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至攸寧

毛以爲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與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懷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息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 鄭以爲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故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煇煇然其夜冥居之也院寬室明晝夜俱

快君子之所安息也 傳有覺言高大箋覺直 正義

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

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責於調直故異訓

也 傳正長冥幼 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

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

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懷德

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

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

冥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

毛說冥所以得為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 箋噲

噲至之貌 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

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焯焯爲
室宇寬明之貌 下莞至維蛇 正義曰宣王命人下
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爲歡樂於此寢室之
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
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
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云
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爲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
吉凶據後占之爲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
毛氏爲燕以否未可明也 箋莞小蒲至落之 正義
曰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
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

離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
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
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
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以
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簟曰
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
第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
有燕樂故爲寢室旣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
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
內寢卧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
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

莞簞同 傳言善之應人 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
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
獻吉夢於王又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
惡也 箋熊羆至吉祥 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故
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
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
黃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
關西呼曰貍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
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
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
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

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目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箋大人至生女。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土耳其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爲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尙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能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山澤訔訔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

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
是也 乃生至君王 毛以爲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
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卧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
裳則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爲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
已其泣聲大。嗶。嗶。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
由王家室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王故皆佩
朱芾也 鄭唯裳爲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 傳
半圭至之職 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
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
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
文言文也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

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
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王肅云
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棧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
宜是也 箋男子至有漸 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
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卧之牀尊之也以下
載衣之褻褻是夜卧之衣故云裳晝日夜也一晝一夜
明取外內爲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
以褻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
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終於比德
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
之有漸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嗶嗶則

此所陳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 箋芾者至黃朱 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內或以功德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

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至詒羅

毛以爲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卧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裸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爲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事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爲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 鄭唯以儀爲善爲異餘同

傳褻襦也瓦紡塼 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襦襦襦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

毛以裳爲下飾則祿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
祿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 傳婦人質無威儀

正義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
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
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箋儀善至非婦人 正義曰儀

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
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
行無善惡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正義曰作無羊詩

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
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
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

箋厲王至之數 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
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
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復先
王牛羊之數也言至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卽復至
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
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
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
無豕人鄭以爲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
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
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
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

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
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
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
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
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
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
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以祭祀爲
重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
牛羊以爲美也 傳黃牛黑脣曰犗 正義曰釋畜云
黑脣曰犗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
之黃者眾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犗

箋女宣王至如古 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
維羣九十其特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
人歌此以解之也羊三百頭爲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
其羣之有多少也特者九十頭直知特者有九十亦不
知其不特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特者九十則羊多
牛眾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傳蓑所以至御暑 正義
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故良耜傳
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笠注俱以爲禦雨
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橐車所載橐車潦車也爲
雨而設故不同也 傳異毛色者三十 正義曰經言
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

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
之祭祀索則有之 傳騫虧 正義曰定本亦然集注
虧作曜 牧人至溱溱 正義曰牧人所牧既服乃復
爲王興夢夢見眾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旒維旛矣
牧人既爲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
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眾維魚矣者實維
豐年是歲孰相供養之祥夢見旒維旛矣者室家溱溱
是男女眾多之象歲孰民滋是國之休慶也 箋牧人
至國事 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
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
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爲國之祥故獻

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爲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亦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孰，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陰陽至衆多。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箋魚者至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孰，則無以相養。今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孰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

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
正故變而從其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
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其大名言魚年三體兌兌
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溲澤則豚利
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 爲明君賢
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
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恩澤及民觀彖爲說此
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八

毛詩正義卷第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

臣

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小雅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

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

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

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

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及風雅正經唯公劉等

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常棣為

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
傳尙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
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
其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諡者皆是王朝
公卿大夫緜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
名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傅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
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鷓鴣言周公所作其餘皆
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
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
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
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 箋家父字周大夫 正義

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
字因言其官所以與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
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
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
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
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
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
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
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
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
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

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
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
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
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
所作二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
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證凡伯爲
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
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於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
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略無義例也 節彼至不
監 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旣高峻維石巖
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太

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旣顯盛處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旣爲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下乃言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尊巖之狀互相口見故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巖則巖巖然者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 傳師太師 正義曰尙書周

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
 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也孝經注以為冢宰之
 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
 職 箋此言至刑辟 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
 維石巖巖相對為興又與憂心如惓為發端由瞻見其
 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為皆憂心也如惓之字說
 文作𤇀訓為小熱也灼灸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
 故云如火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
 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
 言其有二事也疾其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
 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

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外貪暴可知 箋天下至察之 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尙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

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
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至懲嗟 毛以爲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
高峻矣而又滿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
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
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也刺尹氏專己不肯用
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爲政不平欲云何
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
又重下以疫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
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時在
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奈何既無止之禍

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爲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爲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平 鄭唯有實其猗爲異言山旣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倚之剛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旣爲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爲爲異餘同 傳猗長 正義曰以棊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眾士之智能刺今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 箋猗倚至齊均 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

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𪔐谷耳能實𪔐谷唯草木也故
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𪔐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
公𪔐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𪔐谷反喻三公不
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
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
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𪔐說文云
𪔐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𪔐引之則𪔐是壟中
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𪔐禹貢曰羽
𪔐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
其傍倚之山以木爲土恐非 傳薦重瘥病 正義曰
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

釋詁文 箋天氣至大多 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
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
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
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
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尹氏旣脅下以刑辟上天
又加之災禍是重也 箋天下至奈何 正義曰文承
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
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
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災害
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
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以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

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奈何也 尹氏至我師

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能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虐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旣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眾民 鄭唯氏爲桎鐻毗爲輔爲異餘同 傳氏本至毗厚 正義曰毛讀從邸若四圭有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毗

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
辭爲便故易之 箋氏當至之桎 正義曰孝經鉤命
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鐻說文云桎車鐻也則桎是鐻
之別名耳以鐻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太師之官
爲周之桎鐻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
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至臚仕 毛以爲尹氏不可
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
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
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汝天下之民勿得欺罔其上之
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
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

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
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婚姻親亞之小人則
當無得厚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
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
一也但累文以丁寧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
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
隨事而爲文耳 鄭以爲尹氏旣不可委任王若政教
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
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之則民皆未
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
己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近之餘同 傳

庶民至而行 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
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
政於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
之辭旣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
行上卽經之君子也 箋勿當至上矣 正義曰箋以
此篇主刺在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躬親
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於眾民唯恩澤耳且上章
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
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下不宜言其不
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
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

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略欺罔其上而不

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 箋

殆近至人近 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為政

則宜為己身之己不宜為已止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

戚欲令用賢去惡宜為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

終至危殆故易之也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 傳

瑣瑣至曰亞 正義曰釋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

計謀褊淺之貌是小貌也兩壻相謂為亞釋親文劉熙

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

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

箋壻之至其祿 正義曰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

爲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侯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褒
姒褒人所獻未必有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
蓋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
餘嬪妾之家不必專是二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爲
正稱故鄭總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妾黨也言無厚
任之卽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婚姻
矣而角弓云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
唯同類相愛婚姻諂佞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
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昊天至是違 正義
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卽由尹氏爲政不
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

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
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上爲善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
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息汝在位君子如
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
以反之 傳傭均鞠盈箋盈猶至於天 正義曰傭均
訥訟釋言文鞠盈釋詰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
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
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爭
也此皆民效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
爭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爭則小
猶可恕唯恨其大故經言鞠訥大戾 箋屈至至反復

正義曰釋詁云屈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至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旣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鞠誦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爭故知心息是鞠誦也言民心不言鞠誦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雖則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不弔至百姓 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傳病酒曰醒 正義曰說文云醒病酒也醉而覺言旣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 箋昊天至得安

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並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令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未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卽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旣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丹書之類皆先有名籙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

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下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尙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正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何謂非人惡宜言哉肅不譏尙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至所騁 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俱養大其領不肯爲用以興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爲王使也臣旣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土地蹙蹙然

至狹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 傳項大箋養大至能使 正義曰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領由人駕馭言不肯爲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 傳騁極箋馳騁無所之 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 方茂至疇矣 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爲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矣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旣已和悅旣已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酬酢矣言相惡旣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辨是爭義亦得通

也 昊天至其正 毛以爲尹氏爲惡訴之於天言昊
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
止其心乃反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
惡而致民怨也 鄭唯下句爲異餘同 傳正長 正
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
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爲毛說 家
父至萬邦 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
其道不一或微加諷喻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
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悞而已此家父盡忠竭
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 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正月
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章章六句正月至以痒

正義曰時大夫賢者觀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旣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 傳正月夏之四月 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

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也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 箋夏之至憂傷 正義曰急恆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促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常行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時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

物曰災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
散則通故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
日食之異而言災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
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 箋人
以至甚大 正義曰此承繁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
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王不能察其真僞因
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天順以寒氣而
使盛夏多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父母至有侮 毛
以爲文武爲民之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爲
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
病不從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令適當我身乎訴之文

武也此暴虐之政由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
美好之言從汝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汝口出汝口一
耳而善惡同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
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爲訛言者所疾是以有
此見侵侮於己也 鄭唯以爲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
大夫作詩者爲異餘同 傳父母至天下 正義曰以
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尙書曰天將有立民
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故以父母爲文
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
爲之恐刺不專爲己故謂天下爲我也 箋天使至免
身 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己身

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王，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憂心至之屋。毛以爲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惇惇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爲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

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
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永天祿也言民
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 鄭以爲作者言憂心惛惛然
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
無辜罪者身旣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
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
以我爲天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己身念我
無祿自念無祿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
本出於居官食廩但得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佑爲
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 傳古者至臣僕 正義
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

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圓土謂晝則役之夜則入圓土以圓土表罪之輕重也非在圓土而役當役之時爲臣僕之事故號之爲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恆名臣僕也此有罪者當然今無罪亦今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之圓土周禮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圓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圓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司圓職曰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

出圓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於刑役之圓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其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梃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圓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徽纆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箋人之至并制 正義曰箋以言并其臣僕是身旣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并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十等

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爲臣也并其臣僕謂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旣刑殺無罪乃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無罪知被刑殺者尙及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淫虐殺戮無辜不但刑有罪亦并制無罪與此并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并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

豈但不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 瞻彼至云憎

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
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與視彼朝上謂其當有
賢者而維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
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今方且危亡矣民將危亡王當
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爲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民
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旣謂能有所定者無
事於人而不欲乘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
虐也王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
維誰憎惡乎欲天指害之 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
箋又以靡人不勝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

傳薪蒸言似而非 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

以蒸則薪蒸柴樵之名言視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

侯蒸者言林中有為薪蒸之木見其小也林者大木所

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朝似賢人而非

故云言似而非也 傳王者至夢然 正義曰釋訓云

夢夢亂也上天無昏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 傳勝乘

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

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

能自臧以為大功其所成定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

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

為惡豈得名之為克有定于箋義為長 謂山至雌雄

正義曰謂之爲山者人意蓋猶以爲卑況爲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意尙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王旣任小人今民之訛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以德止之者旣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尙道德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 謂天至虺蜴 正義曰時人疾苦王政歌詠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以喻

己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
 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己恐陷在位之羅網也
 言上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
 地以比之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
 道理言王政實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
 之故言哀哉今之人何故而為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
 則走民間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為虺蜴也 傳局曲踏
 累足 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
 履地故知踏累足說文云踏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
 己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己不敢不累
 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 箋局踏至陷淪 正義曰

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 傳蜴蜥

正義曰釋魚云蝮蜥蜴蜴蜴蝮蜴蝮蜴守宮也李巡曰蝮蜥一名蜴蜴蜴名蝮蜴蝮蜴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云虺蜴一名蝮蜥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蜴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蜴蜴與蝮蜴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瞻彼至我力 正義曰王政所以爲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墺墺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仄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禮命以徵召我賢者

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禮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
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
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 傳言朝
至桀臣 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苗比賢者不舉原隰
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英傑之臣 傳仇仇
猶警警 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
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至威之
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
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爲
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
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奮揚之時炎熾燹怒寧

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褻妣滅之則褻妣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褻妣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至助予 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疲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則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

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
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
國今其國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
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
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危則滅亡汝
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己則亦晚矣王何不
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 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
異餘同 傳大車至其輔 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車
有大車鄭以爲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尙書云犖牽
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
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

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箋輸墮 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
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
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訓輸爲墮墮壞之義子路將墮
三都是也定本墮作墮 無棄至不意 正義曰此連
上章以商事爲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
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以喻王之治天下
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既不棄輔又
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益車輻僕能勤御
則得不墮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既不棄賢又善禮遇爾
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

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是踰度陷絕
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
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
相爲意乎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傳雖不言以僕喻相
但輔益輻似賢益國則僕將車自然似相執政也終踰
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陰雨爲終久及難之事故鄭以
窘爲仍 魚在至爲虐 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
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
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
淵之下亦甚。炤炤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
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爲時所陷害不得行道

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
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逃已爲之憂而心中慘
慘然念國之爲虐也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
也 彼有至慤慤 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美酒矣又
有嘉善之穀矣禮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禮物協和親
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婚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
能及遠人也王旣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
獨憂王此政兮憂心慤慤然痛也 鄭以爲時權臣奢
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穀會比其鄰
近兄弟及婚姻甚相與親友爲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
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慤慤然孤特自傷耳 箋彼彼

尹氏太師 正義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爲
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
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 傳言王至
及遠 正義曰傳解婚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
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婚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
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
婚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仳仳至惇獨
毛以爲仳仳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藪藪然
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
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無天祿而王天害之在
位又椽譖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

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爲上天椽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 鄭唯天天是椽爲異餘同 傳君天之在位椽之 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天之天旣爲君故椽爲在位也 箋民於至害甚 正義曰箋以天是蒙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瘞天殺之天旣爲天則椽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椽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椽使破壞然椽如椽杙之椽謂打之也 十月八章章八句

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旣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旣移其

篇第改厲爲幽卽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 箋當爲至知然 正義曰鄭以此篇

本六月之上爲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爲幽今本其舊而爲之說故云當爲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傳時是漢初也其改之意已具於譜鄭旣言當爲厲王又自檢其證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秉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貴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

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盛之時則豔旣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旣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

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別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公也中候橐籥貳曰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出朋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旣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出朋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兩無正卒章說已留彼去念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

一似是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齡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尙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爲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

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
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眾儒
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
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
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至之哀 毛以爲幽王之
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日辛卯之
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
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
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本金當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
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
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

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
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取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
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旣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
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 鄭唯厲王
時爲異 傳交日月之交會 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
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
十月之交卽云朔日辛卯朔日卽是之交爲事也古麻
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
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
及於日而與之會是謂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

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與交會又月與日
同道乃食也 箋周之至甚惡 正義曰詩之言月皆
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
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
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
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
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
侵陽也下傳日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
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日辰在
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
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

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
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
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
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木反侵金是五行
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日辛卯自是
所食之日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日及其食也君弱
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
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
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
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
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

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卒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凌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王應休廢又壬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卽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

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
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
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
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
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
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
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計古今之天度數一
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厯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
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
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
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

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若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脩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

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此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

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向劉歆等以爲發無不應是知有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於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麻書亡矣今世有周麻魯麻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

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厯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厯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箋微謂至其常。正義曰下章云彼月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被食而不明也。謂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常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不脩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如此則月食與日食相類

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臣不可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 日月至不臧 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其善人故也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是也

鄭唯厲王時爲異 燿燿至莫懲 毛以爲幽王時不

但日食又燿燿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駁駛過常令使天下不安止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水流趣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舉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在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尙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旣言

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箋皆以象
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豕峯崩人無仰高
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卽是也 鄭唯厲王

時爲異

傳山頂至箋乘陵

正義曰釋山云山頂豕

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峯者厓

子規反

屨

語規反 郭璞曰謂

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嗟峩此經作峯箋作崔嵬者雖
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峯

子恤反

則當訓爲盡

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
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眾陰盛也水泉溢時眾川
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

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
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
震不同也何者此直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
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
震不當遠至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
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
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至方處 毛以爲當刺幽王時
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
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允爲膳夫聚氏之
子爲內史蹶氏維爲趣馬楮氏維爲師氏之官此七人
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褻姒有寵私

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得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親故有此族黨又此文不言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事謂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 鄭以爲厲王時豔妻爲后爲異 箋皇父至士云 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其番聚蹶橈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請用親戚而使其言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強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言齊

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士者，皆序官之文所掌，皆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卽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天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

以爲豕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豕宰之單稱宰猶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言豕是豕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豕列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冢伯維宰是豕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豕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

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爲名故謂之卿士抑此至然矣 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旣封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破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己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卽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盡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

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
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 鄭以厲王時爲異

傳下則汙高則萊 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
曰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
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
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至祖向 毛以爲
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言皇父不自知甚自
謂己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
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己其發向
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愁然強欲遺
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

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 鄭唯厲王時爲
異 箋專權至二卿 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
權而爲知足於己自以高官厚祿謂己智能得之以爲
天下莫若己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
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
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未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
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云注
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亦云
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
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
國也又取多藏者是未知厭也則未知厭亦兼解三卿

意也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 箋懋者至衛王 正義曰說文云懋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衛王其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懋者心不欲強之辭也 箋又擇至于向 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故擇民之

富有者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
恣強逼將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至由人 毛以爲
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
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尙
被讒口所譖囂囂然以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旣信
讒言下民競相讒慝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爲災害
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噂噂啗啗相對談語背去
則相憎疾眾人皆主意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
位信讒故民皆競逐爲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 鄭
以厲王時爲異 箋孽妖至由人 正義曰妖孽者上
天降災之名人以讒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之災害

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尙書云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
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
言背者則噂咥爲未背時故云噂噂咥咥相對談語也
則背憎爲相極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
其競爲之甚也 悠悠至自逸 毛以爲詩人見王政
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如病亦甚困病矣
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不得優
遊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臣
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傲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
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傲之 鄭以

爲厲王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雨無正七章上二章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

章六句至爲政 正義曰經典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

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

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王之教令眾

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

故作此詩以刺之旣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

刺王之辭 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至以鋪 毛

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

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絕

滅四方之國也王旣不能繼長昊天德而昊天又疾

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
害及王身王不慮謀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
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若此無
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
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穀
不至曰饑 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不成熟曰饑
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饑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名爲
蔬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
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
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蓄與蔬不

孰同故俱名爲饑也 箋此言至侵伐 正義曰王者

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
民是不能繼長昊天之神尙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
王旣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下此死喪饑饉之災
謂害萬民也饑饉旣至則人懷苟且故天下諸侯於是
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 箋慮圖至不圖

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天明
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傳舍除

正義曰欲放棄其人卽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

周宗至爲惡 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
謂先王之法旣已滅亡矣其道旣滅國亦將亡無所止

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
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宵早
起夜卧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宵朝夕在公而敬
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
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
其惡所以當亡也 鄭以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今
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
備 傳戾定 正義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
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
鄭當如王說 箋周宗至于彘 正義曰周宗宗周也
皆言周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

本紀稱厲王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移故與漢時不同 傳勸勞 正義曰釋詁文王述之曰長官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雖勞病莫之知也故下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 箋長官至罷勞 正義曰大夫而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

後二公行政民有勞苦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
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王卽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
之過故刺王也 箋王流至省王 正義曰鄭言三公
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有六人孤則無所
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地官云二
鄉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鄉之事職所不說三皆有
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丈夫之成名可以上
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尙謂
之吏況大夫乎王肅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
文正大夫爲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爲二也且其文對
邦君諸侯若三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

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爲三公也箋上下至

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

畏天道戎成至則退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

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眾飢困已

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

慄慄然日以憂病其凡眾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

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淺近受用讒佞若有道

聽非法之言聞則應答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

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

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

已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

王既在彘乏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
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
左右之小臣慙慙然憂之而日瘁耳王困於兵戎乏於
飲食此乃臣所急憂而汝凡眾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
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
則以爲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用也
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
答難之令小人得進讒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
至於危亡爲此也 箋兵成至歸餼 正義曰以王在
彘之後不復有兵知兵成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
彘無禦止之者卽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

無乏食知飢成是在鏡時事故云王在鏡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牢也 箋有可至醜正 正義曰聽言對譖言故爲有可聽用也柔柔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答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答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答受故知答猶距也其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答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答也故云共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譖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真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至處休 毛以爲幽王信讒賢

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
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
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共害之可矣
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
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
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
其順說 鄭以厲王時爲異 箋不能至困病 正義
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
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 箋巧猶
至剴微 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
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

巧則自得志矣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
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剗微之者書傳注云剗切說文
云剗摩也謂摩切其旁不斥言 維曰至朋友 毛以
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
乎往仕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往仕則甚急進且危殆
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旣邪淫動皆不可我
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
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旣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
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
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
也 鄭唯厲王時爲異 箋不可至二者 正義曰以

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不可使。者君有不正我不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爲可使也。謂爾至爾室。毛以爲幽王政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拒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

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 鄭以爲厲王已流
於彘卽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
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旣辭又
恐其恨故云我誠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
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己疾由己有疾逢人則言方
困於病故未能遷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
傳無聲至見疾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
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
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曰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
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己

三十一章一
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
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逆慮人
疾非順答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小旻六章上三章章
八句下三章章七句 箋所刺至小旻 正義曰經言
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
比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
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
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
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也與上別篇所以得相比者此
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
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也 旻天至

之邛 毛以爲旻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
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旣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
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僻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
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
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
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
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
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說文云悛止也 滄滄
至胡底 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滄滄然自作威
福患苦其上又訛訛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
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昏亂

故云謀之其有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其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唯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無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 鄭以厲王時爲異 傳滄滄至乎上 正義曰釋訓云滄滄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恤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滄滄訛訛之文滄滄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訛訛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準爾雅文徑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

事 我龜至于道 毛以爲言小人不尙德而好灼龜
求吉請問過度渫瀆神靈我龜旣厭繁數不肯於我告
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
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訥訥滿庭而無肯
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
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
人非於道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
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
鄭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
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 箋卜筮至不中 正
義曰禮龜曰卜 著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

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吉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云卜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好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豐圻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謀人至之道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恥不若人爭爲己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己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

請從楚駢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 箋無進於跬步

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至于成 毛以爲可哀

哉今幽王君臣爲政教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此室不得遂於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 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 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

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 箋不用古至於遠

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人之法是先王
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

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者楚
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
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語云致遠恐
泥鄭云則泥意出於彼也 國雖至以敗 毛以爲告

幽王今日天下之國雖爲狹小其民或有通聖者或有
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或有聰謀者或
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用
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泉之

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率率爲惡以自濁敗若任小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 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君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 傳靡止至理者 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言小者見雖小尙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通者通知眾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卽是大聖故兼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云有賢者卽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隔民雖

靡廡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父皆是民有故
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
人字靡止言國靡廡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
鄭訓廡音模爲法王肅讀爲幬喜吳反幬大也無大有人言
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
之鄭說箋止禮至云然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
止孝經曰容止可觀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
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庶民於
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於民言哲謀肅父以聖賢
比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互相明也國言禮民
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日則比屋可封

賢人眾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既陳此言明教王擇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尙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所引從作又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也君思睿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又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聽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此數本諸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及聽聰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心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又者治理之名

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賤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
書文也然睿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又是臣事
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
之事可以相通也敬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卽彼
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是也此五事
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
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爲六言五事者賢是
聖中之別與聖爲一故也 箋王之至濁敗 正義曰
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
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尙之下取虛竭將亡爲
義故不須言清濁 傳憑陵至危殆 正義曰釋訓云

憑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
波而渡故訓憑爲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憑河
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
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 小
宛六章章六句 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
王也政教爲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狹小
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
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 鄭唯刺厲王爲異 宛彼至
二人 毛以爲言宛然翹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
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興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
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旣才智褊小將顛覆

祖業故我心爲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
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又
言憂念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
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 鄭唯刺厲
王爲異 傳小宛至可得 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
名小宛故知宛爲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鶉鶉也
傳先人文武 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
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
定天位者唯文武爲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
故念之也 傳明發發夕至明 正義曰夜地而闇至
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

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箋中
正至以勝 正義曰中正謂齊通智謂聖聖者通也大
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爲中正
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
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裏曰蘊謂蘊藉自持
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
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 中原至似之 毛
以爲旣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
中有菽藿眾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
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
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

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
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似
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爲己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
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
父母故以民爲子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菽藿 正
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
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
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 箋王位無常家

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 傳螟蛉至蒲

盧 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卽細腰蜂也俗呼
爲蠨螋桑蟲俗謂之桑蠶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

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菜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 箋蒲盧至其子

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卽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題彼至所生 毛以爲旣王位無常當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尙則飛則鳴旣飛以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羣臣議政事

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如春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也 鄭唯刺厲王爲

異 箋題之至止息 正義曰傳已訓題爲視此又言

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旁視爲義曲禮注淫視睇眄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正以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 箋我我至止息 正

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王於政事所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君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

日有所決斷月有所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決也 交交至能穀 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旣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旣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掘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 鄭唯刺厲王爲異 傳桑扈至可得 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

三十一
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 箋仍得至得生 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此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